



Xiaochengchi

小城池

薛涛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薛涛少年成长系列

小城池

薛涛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阳

© 薛 涛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城池/薛涛著. —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8.6

(薛涛少年成长系列)

ISBN 978-7-5315-7570-2

I. ①小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0150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张国际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http: //www.lnse.com

承印厂: 沈阳新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纪兵兵

助理编辑: 石 旭

责任校对: 李 爽

封面设计: 侯 健

版式设计: 精一绘阅坊

插画绘制: 李海燕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46mm × 210mm

印 张: 5 字数: 90千字

插 页: 4

印 数: 1~10 000

出版时间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570-2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儿童文学的黄金海岸

薛 涛

文学经典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识，这个徽章让它脱颖而出，让人念念不忘。儿童文学也是如此。

那么，儿童文学要另辟乾坤建立一个特区吗？非也。这块绿洲一旦独立，便是封闭的前兆。比如，过分强调读者的特殊性看似没有问题，论述起来也符合民主精神，可从某些现状来看，这个风向往往把儿童文学导向肤浅和苍白。儿童文学之于文学，肯定是要放下一些东西的，比如审丑，比如暴力，比如匕首和投枪。不过就算要放下，也不能放下文学的根本尊严——矢志不渝地探求人的存在，朝向真理并无限接近真理，这才是文学的尊严所在。

文学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与哲学有了交集。文学的本分便在于此——它为真理提供栖身之处。而哲学呢？哲学是把真理直接喊出来的那个人。一藏一揭，文学与哲学和而不同。

有生活无生存的儿童文学，不是好的儿童文学。有道理无真理的儿童文学，也不是好的儿童文学。经典的儿童文学不牺牲文学尊严，换取那种廉价的标识。

儿童文学向生活乞讨灵感，倘若不朝向大地深处挖井，也得不到经典的徽章。我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的文字，它表现的仅仅是一种琐碎的、零散的“日常生活”，散发着庸俗的、轻浮的“人间烟火”，看不出一个国度的此刻，无关这个民族的过去，更不指向人类的未来。它实际是抽空的、苍白的。如果把这种儿童文学比作一个小男孩，那么他是这样的小男孩，他穿着统一制作的校服，嚼着所有超市都有的那种口香糖，玩着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他的生活跟地球上别的男孩没有什么区别，他太像一个世界性男孩，甚至是一个来历不明的转基因男孩。他的生活、衣着和内心，没有某个国度的痕迹。他也许就是

一个机器人。

经典的儿童文学，每一页都印着一段海岸或一块陆地的痕迹。

北欧的海岸苍凉；非洲的陆地热情奔放；野兔跑过远东的冰河，雪地上的脚印是给同类的路标；初冬来临，黑牦牛走下雪线回到滇西北的甸子，它们用自己的行迹给候鸟们提示气温的变化……经典的儿童文学有这样的本事，它偏爱特定的、有局限的生活样貌，内里却闪着一点儿微光。它从一处低矮的海岸出发，一路西行最终抵达高峰。它想用这个路径提示我们，从一个局限开始，却指向无限，同样获得开阔、挺拔的境界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？总体来说，这里是一个美妙的梦境，当然也掺杂过噩梦。这里生活着怎样的人民？他们的品性自相矛盾，智慧、勤勉、隐忍、精细和淡定，奸猾、卑微、懒惰、粗粗拉拉和慌里慌张。露怯的时候他们的羞耻感很强，甚至互相指责，好像这块天就要塌下来。对于以表现复杂人性为己任的作家来说，这难道不是天赐的礼物？荣与辱，灿烂与黯淡，都是产生伟大

文学的前提。所以，我不会因为安徒生的伟大创造就后悔自己没有生在丹麦，更不会因为法国出版了《小王子》就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法国人。相反，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特定国度的公民，我，拥有更多的故事。

还是继续读地图吧。那些在地图上拥挤的国家，各有各的颜色。

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·毕晓普提出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疑问并随即给出了答案。

她问，国土的色泽是规定的，还是可以任选？

2014年11月在上海国际童书展儿童文学国际论坛演讲

 目录

一.....	1
二.....	5
三.....	9
四.....	15
五.....	18
六.....	19
七.....	28
八.....	29
九.....	36
十.....	43
十一.....	50

十二.....	54
十三.....	58
十四.....	63
十五.....	70
十六.....	78
十七.....	86
十八.....	91
十九.....	93
二十.....	99
二十一.....	102
二十二.....	108
二十三.....	109
二十四.....	113
二十五.....	118
二十六.....	126
二十七.....	130
二十八.....	135
二十九.....	140
三十.....	147
三十一.....	150



沙漏肯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用树皮写信的人。那些桦树皮是她在爸爸的抽屉里找到的，她没客气，把那些沁着香气的“白纸”据为己有了。

沙漏的信全部寄给一个人，她的名字叫小僧。小僧不是庙里念经的小和尚，是在城里念书的普通女生。小僧距离沙漏二十公里左右，一封信三天时间才能到达。

沙漏和小僧的往来信函常常只是几行字，很像手机短信。可是为了那两行字，邮递员就要为她俩跑来跑去。



沙漏写道：今天晚上，太阳是五点十三分落下地平线的。

小僧回信：知道了。现在城里看不到地平线了。

沙漏又写：我这里也不妙，新盖的高楼在吃掉地平线。

邮递员汗津津地出现在学校传达室，疲惫地离开，反反复复。有一天小僧打电话跟沙漏商量，就花八毛钱邮费，我俩是不是不善良啊？要不改发电子邮件吧。沙漏大声说：“你愿意的话可以啊，你以为我愿意写吗？”小僧沉默一下，声音小小地从电话那边爬过来：“别的，还是喜欢桦树皮上的文字。”

于是，小僧继续收到沙漏寄来的桦树皮。

小僧小心地抽出那片桦树皮，光洁的树皮中间鼓出一个疤节，那分明是一只“眼睛”长在一张光洁的脸上。小僧喜欢读从前的诗歌，便想起顾城的那句写白桦树的诗来。

“眼睛”下面有一行小字：

珍惜吧，再过一阵子，桦树皮也难剥到了。它们在



吃掉桦树林。

小僧回信：它们通吃啊。

沙漏的家在太阳镇，北、东、南三面被白桦林护着，朝西一面开着口子。一条河穿越白桦林从开口流出去，浇灌西面的大平原。沙漏信里写的地平线就是在大平原的尽头。

它们先吃掉东面一片白桦林，然后胃口便大了起来。

沙漏长大，太阳镇也长大。它的大街长得最快，大街一路朝东边伸过去，一直跟城里的街道连在一起。就这样，大街先吃掉东面一片白桦林。没有白桦林的阻挡，大街另一头的城市如潮水般向太阳镇蔓延。太阳镇也遥相呼应，吃掉一片又一片的旧房子，端着几片新新鲜鲜的楼房迎着城市而去。有一片楼大概错了方向，竟然朝北面疯长而去，吃掉北面一整片白桦林。沙漏听见桦树被连根拔起的声音。

沙漏蹲在屋顶，她认不出太阳镇了。沙漏很落寞，连续十天没给小僧写信。桦树皮要节省着用了，不能随随便便就拿来写信了。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写也罢了。



沙漏一消失，邮递员便不怎么去小僧的学校了。小僧放学遇见那个瘦瘦的邮递员，邮递员有点儿感激地看了小僧一眼。小僧受了触动，赶紧给沙漏打电话。“嘿，五秒钟以前我还想求你给我写信呢。现在我改主意了。”

沙漏只回赠小僧两个字：同意。



其实，太阳镇已经悄悄地被改了名字，现在叫太阳街道办事处。沙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在沙漏看来，这个修改没有道理。大人们说这么一改太阳镇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，我们都算城里人了。沙漏心想，它终于被东边的城市吃掉了。叫了几天新名字，人们还是习惯叫它从前的名字：太阳镇。这名字简短，也深入人心。

沙漏突然对它的名字产生了探究的欲望。它为什么叫太阳镇呢？除了阴天和夜晚，太阳每天都照耀着这个



镇子。难道就因为这个得名吗？

没创意。沙漏认为。

在学校门口，沙漏被一个背包客拦住了，沙漏歪着头等着背包客出招儿。沙漏对那种背包客很好奇，他们不上班也不上学，不知是哪来的时间、哪来的金钱。

背包客仰望着天空问沙漏：“这里为什么叫太阳镇啊？你知道吗？南边还有一个月亮镇呢。这里太科幻了。”

沙漏低着头回答说：“是啊！这里为什么叫太阳镇呢？我也正想问问别人呢，所以你是问对人了。”

沙漏那时候心情正纠结，看什么都是阴郁的，连最阳光的花喜鹊都像一个阴谋家。所以，太阳镇不配这个名字，叫月亮镇还差不多，两个镇子的名字调换一下就好解释了。

按照小僧的预测，这一周双鱼座女生不会有好运气，沙漏自然也跑不掉。

这段时间，沙漏一直倒霉。刚升入六年级就遇见沙宣。原来的班主任调走了，沙漏原以为自己的境遇从此能有所改观。沙漏特地买了一大袋子小食品请全班同学



吃，以示庆祝。毕竟，一个叫沙漏一个叫沙宣，五百年前是一家嘛。谁料这个叫沙宣的班主任六亲不认，根本不买沙漏的账，开学才两周，便跟沙漏要去三份检讨书，平均每份足足修改五遍才能通过。沙宣对检讨书的要求特别刁钻，认识不深刻不行，文笔不流畅不行，标点符号不准确不行，字迹不工整也不行……沙漏明白了，原来的班主任调走，并没有把原来的噩运一起调走。

沙漏幽怨地问沙宣：“您跟我要的是不是《兰亭序》啊？听邻居办书法班的羊胡子说，只有那个文章能达到这个水平。”

沙宣说：“你要是能达到那水平的一半就行。去吧，去改吧。”

沙漏说：“有您这样的名师，一定能教出王羲之那样的高徒。”

我还是原来的我，倒霉的我。沙漏撕下一页纸，把这句话写在上面，然后寄给小僧。这样的话不能写在桦树皮上，太浪费。

沙漏背着书包在镇子的大街上摇摇晃晃。书包很重，装满任务。肚子一空，身体就摇晃，是沙漏也没有办法



的事情。

沙宣骑着车子以至少二十迈的速度从沙漏身边闪过，看见沙漏一下子减速到五迈。沙宣放慢速度，只给沙漏扔下一句话：“你就不能好好走路吗？你还嫌给咱班丢脸丢得少吗？”沙宣说完，大概觉得不解气，干脆从自行车上下来，横在沙漏面前无比阴险地说：“我告诉你沙漏，别以为我找不到你爸妈，就没有办法治你！我小时候比你还刁，你小心点儿吧！”

沙漏说：“沙宣，现在是放学时间，沙漏不归你管。你快点儿回家给你家小沙做饭去吧。沙宣的孩子也是人，是人就会饿的。饿了就要摇摇晃晃！”沙漏一口气说出好几句话。

沙漏跟沙宣已经结成死对头，沙漏也不想改善她俩之后的关系了。

于是，沙宣的自行车以难以计算的速度朝前冲去。沙漏就预测，她家的小沙今晚一定要倒霉了。

沙漏不甘心，又一串声音像子弹一样追上去，“你叫沙宣我叫沙漏，我俩是亲戚，你为啥总跟我过不去——”

发射完这句话，沙漏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声干笑。